

歌德文集卷一

歌德文集

GEDE WENJI

1

人民文学出版社

歌德文集

第一卷

诗歌

杨武能 刘硕良 主编

杨武能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自修 孟保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歌德文集 / 杨武能, 刘硕良主编.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9

ISBN 7-5434-3610-8

I. 歌… II. ①杨… ②刘… III. 歌德, J.W.V.-文集 IV. I51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7236 号

歌德文集 (全十四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利丰雅高印刷 (深圳) 有限公司

889 × 1194 毫米 1/32 214.75 印张 500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定价: 596 元

ISBN 7-5434-3610-8/1 461



歌德油画肖像。K·J·施迪勒尔绘于1828年，现藏慕尼黑新美术陈列馆



歌德手持封·施泰因夫人剪影油
画像。C·M·克劳斯绘于1775年



《丽莉之歌·丽莉的动物园》插图



图说《玉藻》

“世界文豪书系”出版说明

- 一、世界文豪的创作凝聚着人类文化精华，蕴含丰富的精神营养，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和久远的研究价值。本书系以全集或文集形式，广泛收入其小说、文论、书信、日记等各种作品，力求集中地系统地展现其思想与创作全貌，以期更好地积累文化，传播名著，继承人类优秀遗产，促进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与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深入。
- 二、根据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从我国翻译出版的状况以及本社实际出发，本书系收入东西方十个国家、七大语种、二十多位世界文豪的作品：《新莎士比亚全集》、《雪莱全集》、《普希金全集》、《果戈理全集》、《莱蒙托夫全集》、《屠格涅夫全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契诃夫全集》、《海涅全集》、《卡夫卡全集》、《乔伊斯全集》、《泰戈尔全集》、《纪伯伦全集》、《马克·吐温全集》、《勃朗特两姐妹全集》、《歌德文集》、《雨果文集》、《狄更斯全集》、《波德莱尔文集》、《川端康成十卷集》、《莫泊桑小说全集》等，凡三百余卷、九千余万字。
- 三、本书系力图在译文与研究两方面体现我国翻译与学术界最新成果。每套书均争取有较全的选目，较好的译文与较详尽较精辟的序言、题解、注释及有关资料。
- 四、本书系以新译为主，少数旧译在收入时作了校订。
- 五、本书系延请著名专家学者担任主编和翻译、评介工作。
- 六、本书系自1994年开始出版，到2000年出齐；刊出两种译本：精装本成套应市，平装本可成套或单册供应。

“世界文豪书系”编辑委员会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平	王亚民	王逢振	邓子平
叶廷芳	白开元	江 枫	刘文飞
刘安武	刘硕良	刘象愚	关 偁
宋兆霖	杨武能	吴钧陶	沈念驹
陈 桑	张小影	钱满素	柳鸣九
桂裕芳	倪培耕	顾蕴璞	高慧勤
郭宏安	章国锋		

执行编委

王亚民 刘硕良

Prof. Dr. Dr. h.c. Werner Keller

DER PRÄSIDENT DER GOETHEGESELLSCHAFT IN WEIMAR

"Freundlicher Zuruf!"

Daß ich der erster vielbändigen Goethe-Ausgabe in chinesischer Sprache einige Worte zum Geleit mitgeben darf, ist eine hohe Ehre für die ich dem Herausgeber, Herrn Professor Yang Wuhang, herzlich danke.

Um ein Lehrer der Weisheit zu werden, mußte Goethe lebenslang ein Lernender sein. Er ging, metaphorisch gesprochen, bei den Griechen und Römern, bei Shakespeare und Racine in die Lehre, er unterzog sich dem strengen Studium von Mensch und Natur, las an Pflanzen die Gesetze der Metamorphose ab, bestimmte das Farbenspiel des Lichts und beschrieb die sittliche Wirkung sinnhafter Farben. Noch in vorgerückten Jahren öffnete er sich neuen Kulturkreisen und verband auf seiner imaginativen Expedition in den Nahen und den Fernen Osten Fremdes und Eigenes zur staunenswürdigen Einheit.

In seinen Chinesisch-deutschen Jahres- und Tageszeiten glückten dem Achtundsiebzigjährigen vollkommene Verse von grandioser Zartheit und präziser Bildlichkeit.

Ja - für uns alle bedeutet die Goethe-Ausgabe von Professor Yang, mit ihren vierzehn Bänden die bisher umfangreichste im gesamten chinesischen Kulturkreis, eine große Freude. Wir hoffen und wünschen, daß unsere Freude auch den chinesischen Lesern zuteil wird und daß die leise Forderung, die von Goethes Werk ausgeht, einen jeden von uns zur Toleranz gegen Andersdenkende und zur Achtung des Fremden anhält. Obwohl wir im Jahr 1999 seinen 250. Geburtstag begehen, ist Goethe als der Weise und Mahnende uns Heutigen nahe wie ein Zeitgenosse. In ihm konzentrierte sich, verkürzt gesprochen, ein letztes Mal das Göttliche und Bewahrenswerte des abendländischen Geistes. Dessen großgearbeitete, aber auch maßvergessene Verkörperung trägt den Namen Faust. In ihm personalisierte Goethe die Ambivalenzen des neuzeitlichen Europa: den ruhelos wirkenden Menschen, der, unterwegs zum Unbedingten, mit den Grenzen des Endlichen auch die des Menschlichen mißachtet. Diesen Faust, der sein subjektives Wollen verabsolutiert, stellt Goethe in den Wanderjahren die Gemeinschaft der den Extremen Entsayenden und überdies die Erziehung zur Ehrfurcht vor allem Lebendigen entgegen.

Als ich, damals noch Student, bei Richard Wilhelm vom Glauben des Buddhismus, der Gesinnung des Konfuzianismus und den Normen des Taoismus las, erahnte ich manche geistige Verwandtschaft mit Goethe. Er ist der Europäer unter den Deutschen, der Weltbürger unter den Europäern, der nicht für eine einzelne Nation schrieb, sondern für alle Menschen. Ihm ging es darum, das Unerforschliche zu verehren, die mütterliche Natur zu bewahren, zum Leben zu ermutigen und, versöhnt mit sich, Menschlichkeit zu praktizieren.

Daß ein Volk vom andern lernen, ein jeder vom Reichtum der Weltliteratur, die Goethe zu lesen aufrief, zehren kann, verdanken wir der Vermittlung der Übersetzer. Ihre hingebende Mühe - wie die der Redakteure und der Verleger -, die erst die vorliegende Ausgabe ermöglichte, sei freudigen Herzens anerkannt.

·序·

“亲切的呼唤”^①

国际歌德协会会长 维尔纳·凯勒

能为第一个多卷本中文版《歌德文集》写几句话作序言，我深感荣幸；为此，我要对《文集》的主编杨武能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了成为充满睿智的教诲者，歌德不得不终生做一个学习者。按发展顺序讲，他曾受教于希腊人和罗马人，曾学习莎士比亚和拉辛，曾认真研究人和自然，曾在植物身上观察到了生物形变的法则，他还确定存在单纯的原光，还描绘出了鲜明的颜色对人道德情感的影响。甚至到了晚年，他仍倾心于新的异域文化，在神游阿拉伯和东亚的途中将异域和自身结合成了令人惊讶的完美整体。

在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里，年已八十七岁的歌德仍吟出了一个个既优雅柔婉，又准确生动的诗篇。

是的，杨教授主编的《歌德文集》的出版，对于我们所有

① “亲切的呼唤”本是歌德一篇文章的题名，凯勒教授借用它，以表示对中国广大读者以及《歌德文集》的译者、编辑和出版者的亲切问候。

的人都是一件大喜事；它多达十四卷，规模堪称迄今整个中国文化圈之最。我们希望广大的中国读者都能分享这份喜悦，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谨遵从歌德的作品发出的无声要求，宽容不同于自己的思想，尊重来自异域的事物。虽然1999年就要纪念歌德二百五十周年诞辰，作为智者和导师的他仍让我们今天的人觉得如同时代人一般亲近。在他身上，简而言之，是最后一次集中了西方精神值得珍视的精髓和价值。这个西方精神最为宏大然而也有失节制的化身，就名叫浮士德。歌德把近现代欧洲所有的情感心理矛盾，通通体现在了浮士德身上；他是个奋斗不息者，他向往绝对的自由，在藐视有涯人生的界限时忽视了人性的局限。针对将自身主观欲求绝对化了的浮士德，歌德在《威廉·迈斯特漫游年代》中，又反过来张扬了摒弃极端的集体精神，及要使人对一切生灵保持敬畏之心的教育理想。

我还在上大学，就读到了卫礼贤有关佛教信仰、^①儒家思想和道家学说的著译，感觉它们与歌德的思想都有着某些精神的亲缘关系。歌德是德国人中的欧洲人，是欧洲人中的世界公民，他写作不单独为某一个民族，而是为全人类所有的人。他的准则是尊重未知的事物，爱护母亲一般的自然界，给人以生的勇气与自我和解以实践人道人性。

一个民族之能学习其他民族，大众之能分享歌德号召我们阅读的世界文学这一精神财富，都得归功于翻译家们的译介。多亏他们，以及编辑家和出版家们的辛勤劳作，眼前这个《文集》才得以问世，在此我要对他们欣然表示自己由衷的敬意。

(杨武能译)

^① 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德国大汉学家。他翻译的《易经》、《论语》和《道德经》等中国经典，在西方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歌德——人类光明未来的伟大歌者

杨武能

在人类思想文化史的天幕上，约翰·沃尔夫冈·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无疑是一颗灿烂明亮的巨星。歌德虽然生活在两个多世纪前的德意志大地上，他精神思想的光辉却穿越浩瀚时空，照耀着生活于今天的我们，照耀着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全人类和整个世界。

歌德一生辛勤写作，为后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作品，搜集最广的魏玛版《歌德全集》多达一百四十三卷，西方的文学史家惯于把他和荷马、但丁、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但是，歌德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还是伟大的思想家和哲人；尽管他没有像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那样创建庞大而完整的体系，他高瞻远瞩的思想，却不只影响了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甚至在自然科学方面，歌德也有许多在当时堪称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发现。

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曾出现一批既思想敏锐、性格坚毅又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和学者；一身兼为画家、诗人和数学家的达·芬奇可算其中的杰出代表。恩格斯在《自

然辩证法》一书中高度评价他们，称他们为“巨人”。^①两百多年后诞生在落后的德意志土地上的歌德，同样是这样一位“巨人”，与达·芬奇相比毫不逊色。而且，在既高瞻远瞩又博学多才、多产而且影响深远这一点上，通观整个人类文化思想史，几乎找不到什么人可以与歌德相比。

然而，歌德并不是“神”，并不是无因和偶然地产生的“天才”，而是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产儿。在《诗与真》的序言里，歌德自己就说过：“个人不管愿意与否，都为其时代所裹挟、所定性、所造就，可以讲，一个人只要早生或者晚生十年，从他的教养和对外影响着，都可能成为完全另一个人……”在他逝世前一个多月的1832年2月17日，歌德还告诉爱克曼：“归根结蒂，我们都是集体性的人物，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地位……我绝不把我的作品仅仅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而是还归功于除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千千万万的事件和人物。”故而，在阅读歌德的一部部代表作之前，在深入他的思想世界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结合着叙述他的生平，概括地谈谈他生活的时代和社会，介绍一下那些在不同时期对他产生过影响的事件和人物。

一 市民之子

1749年8月28日，歌德出生在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其时，德国和整个欧洲一样已经受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洗礼，只是由于发生在十六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之故，它反倒分裂成了三百多个小邦，与意大利、英国、法国相比在各方面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45页。

都显得十分落后。在这个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下名存实亡的所谓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兰克福是一座商业发达和享有一定自治权利的“帝国自由市”。

诗人的父亲约翰·卡斯帕尔·歌德是该市一位非常富裕的市民，学问也很好，但由于出身微贱（父亲是一名裁缝），受到贵族社会的歧视，终生未获公职，仅仅花钱从帝国皇帝处买了个皇家顾问的空头衔，在不满和愤懑之余怀着“望子成龙”的强烈愿望，十分重视对儿子沃尔夫冈的教育和培养。他内心充满了对子女的慈爱和温情，外表却显出“铁一般的严峻”。父亲的诱导和严格要求，不但使他在家庭教师带领下完成了一般学业，掌握了法、英、意大利以及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莱文等多种外语，而且培养了他阅读的兴趣。歌德十岁时已开始读伊索、荷马、维吉尔和奥维德等的作品，对《一千零一夜》、《鲁滨逊漂流记》以及德国的民间故事书《浮士德博士》等更是十分喜欢。这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另一方面，父亲郁郁寡欢的处境，也很早便引起歌德的注意，使他对世道的不公进行思考，养成了观察生活和遇事问一个为什么的习惯。1775年11月，传来里斯本大地震的消息，才六岁多一点的歌德便对容许这一惨剧发生的上帝是否真如教会讲的那样仁慈、公正产生了疑问。

诗人的母亲是该市市长的女儿，由于家境清寒而下嫁有钱的市民约翰·卡斯帕尔·歌德。她比丈夫年轻整整二十一岁，性格刚好与他相反，活泼开朗，善讲故事，早早地启发了儿子的想像力，便他对文学产生了兴趣。1757年新年，歌德才八岁，就写了一首贺年诗，献给自己的外祖父母。他十五岁时写的一首题为《耶稣基督的地狱之行》的诗长达一百六十行，登载在了故乡的一家刊物上，虽然他当时并不知情。这首诗，极有可

总序

能就是歌德最早发表的作品。

诗人还有一位非常慈祥的祖母。歌德四岁那年过圣诞节，她专门请人来给孙儿孙女演了一场木偶戏，在孩子们眼前展现出一个奇异的童话世界，使小歌德产生了对戏剧的喜好，此后便尝试着自己演戏、编戏。

1756年，在德国版图上爆发了英国支持的普鲁士和俄国、法国支持的奥地利之间的七年战争。战争中法兰克福被法国军队占领，歌德的家里遂住进来了一位法军少尉多兰伯爵。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通过伯爵和伯爵带到家里来的艺术家，小歌德不仅接近了绘画艺术，而且常获得赠券去看法国剧团的演出，欣赏到了狄德罗、莫里哀等的名剧。他因此对戏剧艺术更加痴迷，十一岁时已自己根据神话编写成一个剧本。

总之，从自己的家庭，歌德为后来的成长和发展获益甚多。他下面的诗句可以看作是对此做的一个总结：

父亲给我强健的体魄，
还有立身行事的谨严，
母亲给我快活的天性，
外加喜欢把故事杜撰。
曾祖父生来爱好美色，
他的幽灵也忽隐忽现；
曾祖母喜欢金银首饰，
这同样流贯我的血管。
所有因素形成一个
不可分割的整体，
你能说什么是
此人的本性使然。

歌德的这一节诗不无调侃意味，但却坦率而符合实际。

二 放浪在“小巴黎”

1765年，十六岁的歌德离开家乡，遵从父亲的意愿去莱比锡大学接受正规教育，学习法学，然而他自己却对文学和造型艺术更感兴趣。在当时盛行的绮靡轻佻的罗珂珂文风影响下，他写了一些没有多少价值的抒情诗和剧本。在号称“小巴黎”的莱比锡，年轻的歌德像出笼的小鸟似的无拘无束地生活了三年，颇过了些放浪形骸的日子，法律没学好，对该校名重一时的一批文学教授，如德国启蒙运动早期的权威理论家哥特舍特和寓言作家格勒特等，也深感失望。不过，收获仍然有，那就是结识了他青年时代的第一位挚友恩斯特·沃尔夫冈·伯里施。

伯里施年轻而富有才华，却不得不以做贵族的家庭教师糊口，因而变得愤世嫉俗，脾气古怪，性格乖僻，以至最后丢了差事。他十分器重歌德，不仅用自己优美、工整的书法把歌德的诗汇抄成册，成为歌德流传下来的第一个诗集《安涅特之歌》，还认真告诫他：“写诗这件事不意味着用鹅毛笔和墨水在荷兰纸上信手涂抹，时间、才华和精力都珍贵，绝不可虚掷。”伯里施还教歌德对事对人更多地持批判态度，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后来歌德在《诗与真》中回忆起这位朋友时满怀感激，认为他身上有着靡非斯托的某些气质，既机智聪明，又玩世不恭和尖酸刻薄。

除去伯里施这位挚友和诤友，歌德在莱比锡还结交了美术家约翰·米歇尔·施托克和亚当·弗里德利希·奥塞尔。他向施托